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4/PV.4  
28 September 1989

CHINESE

## 大会

### 第四十四届会议

#### 第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9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加巴先生                    （尼日利亚）  
嗣后：                    萨赫卢尔先生（副主席）    （苏丹）

-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若泽·萨尔内先生阁下讲话
- 一般性辩论开始〔9〕：  
    奥地利
-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阁下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波兰  
    秘鲁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开会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若泽·萨尔内先生阁下讲话

主席：大会将首先听取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若泽·萨尔内先生的讲话。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若泽·萨尔内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我仅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若泽·萨尔内先生阁下光临联合国，并邀请他向大会讲话。

萨尔内总统（以葡萄牙文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阁下当选。你的经验使我们确信，在你的领导下，我们的工作将沿着坚定明确的方向发展并将取得建设性的成果。

我仅向你杰出的前任表示祝贺。

我愿再次表达巴西对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感激。

在我开始发言的时候，我要向哥伦比亚人民和比尔希略·巴尔科总统致敬并表达我的尊敬之情，因为他在唤起民众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方面为世界树立了榜样，在他所管理的地区里，动乱四起，无法无天和狂热正在用使人们产生幻觉的有害生命的毒品使这个国家处于灭顶之灾。

在一九八五年，也就是在我上任不久，我曾站在这个讲坛上。当时巴西刚刚渡过了漫漫长夜。这个国家在经历了悲惨和不幸之后正处于休养生息的阶段并且它还面临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充满了明争暗斗。然而四年之后，我看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景象：冲突已经减少，对话业已恢复。这正是希望所在。两伊战争已经结束。外国军队也已从阿富汗撤军。在中美洲和南部非洲，局势有了积极的发展。纳米比亚已完全走上独立之路。在安哥拉已确实出现了内部和解和谅解的前景。阿根廷和联合王国之间的直接接触业已得到恢复。在南大西洋，和平、安全和发展利益得到加强。两个超级大国已在确实削减核武库方面达成协议。

但是我们距离一个没有痛苦、紧张和恐惧的世界还相当遥远。目前仍然有许多纷繁复杂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去解决。在中东，狂热的烈火继续吞噬着无辜人民的生

命并使象黎巴嫩这样的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这个国家曾以周到对待不同宗教集团而著称。在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仍然存在，这是对文明人类良知的亵渎。在某些地区，人权在或多或少程度上受到蔑视。东帝汶发出的呼吁也同样受到无视。

但是各国之间共存的至高无上的价值——和平精神仍然取得进展。现代人类的其他巨大价值准则——民主与人权已具有巨大的威力。当我们回顾这四年的历史，有一点是我们肯定的：在当代世界上，民主化的进程方兴未艾。建立或重建自由的体制乃是人们普遍的愿望。

世界正沿着恢复或建立民主自由的道路前进。以我个人痛苦的经验现身说法，为向民主过渡的斗争提供了证据。它具有生存的意义同时也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然而参与伟大变革的诱惑力又使这场艰苦的斗争得到了补偿。我的任期很快就要结束了。我所能提供的最终成果就是要在五年时间里走完五十年的民主进程。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的时期。我们的体制已经得到恢复，并且已经建立了一个立足于法制基础之上的国家。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和参与的真正的民主社会，它拥有一个使人民能够表达自己意愿的开放制度。

我们是拥有八千二百万选民的世界上第三个最大的民主国家。我们在一九八五和一九八六年举行了选举。在一九八七年，我们召开了一届国民制宪议会。我们起草了一部新的宪法。我们在一九八八年并将在今年十一月十五日举行选举，我们将选举我的继任者。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种和平和有秩序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总是能够协调统一人民最终表达的种种意愿。我们不得不解决一万次的罢工；这些罢工都是以一种和解的精神解决的。我们一直是在经济危机中进行工作的。

自由之风不仅仅吹遍了巴西。在南美洲那一广阔的新世界，今年年底所有国家都将处于民主统治之下。独裁主义最终已是臭名昭著。

正如我1985年在这一讲坛上所说的那样，发展只有通过民主才能实现。民主和一体化是我们现代观念中的目标。我一直在那条路上跋涉。她也是我生命当中占主导地位的情感。民主和一体化在拉丁美洲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字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最为巨大的民主化浪潮已席卷拉丁美洲。但是，有一个急迫的问题萦绕着我们各国人民的良知：我们所建立的民主价值能否对付疾苦、苦难、贫困、不平等、剥削和暴力这些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问题？富裕国家的民主政权是在和我们团结一道，支持我们的事业，还是关心的仅仅是它们自己的境遇，而把我们置于勉强能够生存的境地？

我坚信应该走民主的道路。她是指引我们各国人民消除独裁政权、实权派人物、暴君和独裁者的旗帜。但是这样做的目的不只是代之以饥饿、疾病、落后、外债、衰退和失业。

拉丁美洲已出现了负增长的迹象。并不是我们比其他大陆生产得少：只不过是我们向后退了。

只需提到的是1988年这一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停留在1978年的水平。1988年转移国外资金净额已达到290亿美元。仅巴西在过去五年里就将大约560亿美元转移到国外。这是逆向的马歇尔计划。

在八十年代，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得到持续发展。人们期望这一发展能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因我们不能支配的原因所引起的国际利率的增长、原料价格的急剧下降、商业保护贸易主义、汇率的易变性、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资金净额外流已使上述期望破灭。

联合国在八十年代的发展战略中计划减少贫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但是情况是怎样的呢？最不发达国家的数目已从30增加到42。

我想再一次问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在我们整个大陆所建立的民主不能满足我们社会的合理愿望，我们怎么能使它的价值免受挑战？只是不圆满地实现这些价值毫无用处。

在我们大陆上民主的大敌就是侵蚀我们经济的低生活水平和通货膨胀。由于缺乏资金，由于受不利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拉丁美洲的领导者缺乏资力来实现他们社会最合理、最为根本的愿望。在一些国家游击队运动已扩散开来。反叛

也开始自发出现。暴力活动在兴起，被抑制的叛乱力量在任何时候都会出现并不可控制的扩展。

我们所处理的不再是思想动机问题。在拉丁美洲利害攸关的不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区分。在拉丁美洲 贫困和陈腐的发展模式已经使得思想意识过时。这一情况似乎并不是由什么思想教条所引起，也不是由革命计划所培育，它的产生是由于贫穷和清醒的大众感到没有前途和失望。其根源追溯到历史上遥远的时期。今天不是要在军国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在衰退和发展之间进行选择。

关于当今世界的相互依赖状态谈论得很多。但是对于拉丁美洲而言，相互依赖反映的只是它消极的一面。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是：实际上把我们置于一种依赖状态的国际秩序持续存在，在上述依赖状况下，最为贫穷的国家荒谬地被迫为最为富裕的国家提供资金并且知识转移只是横向进行。在上述情况下出现了相互依赖状况，这当然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相互依赖。

欧洲共同市场的实现需要战争的冲击。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决定运用民主的冲击朝着玻利瓦尔很久以前的梦想前进——建立拉丁美洲政治上的兄弟关系。

拉丁美洲这一凶暴而又贪婪的殖民主义的受害者已经成为各种族和各种文化最为实实在在的熔炉。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展了各种族集团的结合和各种宗教和传统的混合。对于巴西来说，我们邻国的命运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

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我们来说，选择社会进步在种族意义上和经济方面来说都极为必要。我们不能因为有的人被剥夺了接受营养和教育的机会就继续浪费大量的人才。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目前在世界上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十二至十六岁的被遗弃的未成年人；也许他们中有一亿人流浪街头，进行偷窃、卖淫、贩毒和抢劫。

难道我们需要指出这些遭受饥饿和无依无靠的第三世界的青少年就是我们在狄更斯、维克多·雨果和陀思托耶夫斯基所写的最令人痛苦的章节中所遇到的遭受贫困的青年人今日的翻版？

目前迫切需要创造条件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回复到作为资本接收国的自然的身分，尽快扭转使它们成为背负残酷外债负担的资金外流的趋势。

国际货币和商业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建立的规则和合作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情况是强国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时将民族自治放在首位。严重的不平衡和不对称状况已经出现。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的形势已经恶化。比如说巴西向上述机构所支付的钱超过了从它们得到的数额。

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少数国家控制知识的倾向。无论何时何地，人类的知识都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知识是普遍性。控制知识对改变世界生活条件的潜力，从而使之仅限于贸易、经济优势、文化殖民过程的领域，这是把人类降低到那些否定自己的物质目标。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科学与技术必须为每个人服务，而不仅仅为几个国家服务。

另外一种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就是利用外债给我们造成的脆弱性。发展中国家正被迫适应一种工业化国家常常不遵循的调整模式。我们是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与国家破产的代价来平衡我们的预算的；工资被压到低于维持生存的水平；新建工业的合理要求与国际收支的需要很少受到注意；甚至在那些最需要采取行动的地区，诸如教育和卫生的公共部门，也已经在衰退。没有人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债务国的主要需求必将增长，而只有通过加速的增长，它们才能够实行必要的经济改革，履行其承诺并象以往一样，对全球的进步作出贡献。

人们紧迫需要认清：如果每年近三分之一的国内储蓄外流到其它国家的话，增长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被迫去解答一个无解的方程的话，就不可能作任何调整。人们现在应当认识到，迄今为止解决外债问题的方法主要改善了债权国的财政状况。对于债务国来说，解决的方法一直是停滞和贫困。我再说一遍：我们

现在应当采取一种已认定债务国应获得重新增长为基础的战略。该战略将需要大幅度削减债务数额以及向国外转移的资金的总额，这是保持金融发展所需要的储蓄的唯一方法。

对于解决该问题的缓慢速度和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及解决方法被推迟的情况，我们深感忧虑。

我们还必须优先注意两个主要的问题：环境保护和打击毒品贩运与滥用。这些议题将在我们的全球议程上变得愈来愈重要。

第一个问题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关系到地球上生命的存亡。第二个问题关系到充满死亡的生命、扼杀生命的行为、以及对人本身——主要是其最纯洁的形式：青年——的毁灭。

在环境问题上，我们还面临着另外一个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方面。作为同一狭小星球上的居民，我们都注定要团结一致。

涉及星球各个方面——气候变化、臭氧层减损——的环境问题，不能也不可从狭隘的角度来讨论，好象这只是北方与南方之间的一个问题，其中欠发达的国家以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影响了世界的生态平衡。

事实是完全不同的。工业化国家对污染环境负有最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不能接受在环境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发展的概念，不能承认这一概念是国际关系新模式的基础，这种概念竟让它们承担保证地球上生态平衡的任务。如果这一概念是有效的，就必须也对工业化国家实施，以便能够确定它们遵循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是否能够在顾及环境的情况下加以保持。我们需要在各国间建立密切合作，矢志于研究和发展的新技术，这些技术将在利用自然资源中发挥更大的效率并对环境造成较少的污染；此外，我们还必须对付出代价来转让技术作出坚定的承诺。巴西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以及客观和公开地解决这一问题的意愿，清楚地反映在我们愿于1992年作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东道国的行动中。

巴西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强烈地意识到其繁茂、丰富和广阔的大自然、及森林和动植物。 我们不会放弃保护这一丰富遗产的权利。 过去，当富国成立的大殖民公司侵入非洲、亚洲和美洲的野生动植物地区并进行野蛮掠夺的时候，我们保护了这一遗产。 巴西拒绝了它们，禁止它们进入我们的这一地区。 在六十年代，赫德森学院制定了建造一座将淹没亚马索尼亚的大湖的设想。 巴西拒绝了这一设想。 如果说世界今天能够注意到亚马索尼亚地区的话，这仅是因为巴西人当时能够把这一地区保护到今天，并将在今后继续保护这一地区。 我们愿一如既往，提供合作。 但我们永远不会接受对我们主权的限制。

我们根据称为“我们的大自然”的计划，已经能够在一年内把烧林造田的活动减少40%，我们禁止了木材的出口，消除了被证明为掠夺性项目的诱惑，我们还成立了环境研究所，十几个组织在这一研究所中共同进行一个环境保护的广泛项目。 大约八百万公顷的巴西领土目前被列入一个长期保护的制度。 我们已为所有20万当地居民保留了大约占我国领土10%的土地。

同时，巴西还严重关切毒品贩运和非法生产与消费毒品的问题。 我们于1988年通过了《维也纳公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一问题在各方面的不断扩大，使联合国大会必须立即注意采取有效的合作措施。

巴西将与消费国、生产国和中转国一道，对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一对各国社会的严重威胁作出最大贡献。 我们正在这一领域中推行一个积极的预防性政策。 我们根据在亚马索尼亚地区的“北方盆地”的计划，正在我们广阔的边界线上占据一些地区并进行巡逻，以便帮助当地人民并防止从其他国家逃出的毒品贩子进入我国。 我们正在对毒品的先驱物质的买卖保持控制。 我们正在对毒品进行一场不懈的战争。

我刚才描述的情况导致我们考虑如何对这个世界进行实际改变。

现在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在本世纪整个过程中左右国际事态发展的意识形态的对抗正在减退。相互谅解正在取代不可调和的对立。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展示出人类幸福越来越光明的前景，各种意识形态正在失去它们的感情色彩。设想世界完全没有冲突是空想的；然而，我认为，设想有一个理性的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合作与谅解取代了对抗与矛盾，人们能够最终在世界大家庭利益的坚固的基础上建立和平，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引导各国克服强权政治，这种想法并非不着边际。

联合国和它的前任国际联盟之间的根本差异正是对发展权利的认识。正是发展权利这一理想不断地鼓舞着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至整个联合国组织。国际联盟曾致力于建立国际秩序，这本身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任务；然而，联合国具有更加远大的抱负：它还寻求国际正义。

亨利·亚当斯曾宣布，所谓的实用政治的实质就在于不顾事实。我担心，他的这一观点正适用目前盛行的思想状态。我们需要大胆地推进新的思想，以开创者的精神发展新的方法，有勇气进行新的机构试验。让我们希望，九十年代和联合国有能力考虑在2000年前夕困扰着人类的问题。

我们这一世纪并没有白过。有人企图把本世纪说成是历史的末日。据他们的观点，世界——特别是富人的世界——命中注定将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停滞时期，这一时期中只有无聊的享乐和平庸的满足。消灭暴力的代价就是造成文化的堕性和政治的堕性，出现一个既没有动荡，但也没有理想的时代。这样说等于否定人类历史。

象我国这样的新生国家有着站立在伟大变革时代起点之上的感受。历史的进程现在正在充分展开。我们设想人类将摆脱各种落伍现象、威胁和恐惧，为一种根据上帝的形象创造，能够实现上帝创造世界的目标的新型的人开拓边界。

两年前，巴西在将近二十年之后，在本大会上荣幸地当选取得了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资格。这两年，我们紧张地参加了安理会的工作。两年的经历使我们作了些反思。如果联合国通过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想要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中发挥人们期

望它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安理会本身的结构和程序必须作些改变。不重新检查安理会结构上的不足，我们哪能解决有关维持和平活动的安排和资金等重要问题？

考虑这一问题不仅要看在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和联合国会员国数量不断增加两者之间建立恰当关系的传统观点出发，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力量关系中发生的变化。重新估价的时机已经到来，以便能够在安全理事会上反映出当今世界多极化的现实。我们可以考虑另一种没有否决这一特权的常任理事国。

国际舞台上出现的新情况——尤其是政治对抗和意识形态对抗的缓和——无疑为更有效地利用联合国创造了可能性。但是，这决不能意味着简单地恢复超级大国过份地支配联合国组织的状况。联合国当然不能没有超级大国之间的协商一致，来作为采取有效行动的基础。但是，在许多问题上，光靠这种协商一致还不够。如果联合国要作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机构有效负责地行动，它还需要其他会员国的贡献，这种贡献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现在是把发展与正义作为世界和平与稳定基础的时候了。联合国的创立是反对专制主义斗争的结果，它代表着国家之间民主关系最高的成就，因此，我们必须利用意识形态斗争缓和带来的机会，再接再厉地致力于国际合作的伟大事业。

我们必须有勇气。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亚说过：“如果你敢，就敢”。

我建议，联合国下决心对本世纪将要结束的最后这几年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一场广泛、全面的对话，以便我们在跨入第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能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我们自己的潜力有所认识。从裁军到环境问题，从禁止化学武器到技术转让，从民主作为稳定和发展的工具到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从经济改革到国际贸易，从世界经济的区域化到相互依赖的新局面，从征服外层空间到消除贫困，我们面临着许多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必须找到我们问题的根源全面了解这些问题，毫不犹豫地正视它们的后果，

作出必要的决定，消除不稳定和不平等因素。

让我们在为时过晚之前就采取行动，不要等牺牲和挫折酿成叛乱，不要让世界上各种要求都得到满足的人们在自满自足的环境中对一无所有和贫乏的人们的正义要求熟视无睹，不要让相互恐惧和僵硬的对抗占据了谈判的余地。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不论有多强大，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地解决危机。让我们开诚布公地着手工作，没有任何思想上的保留、怨言或损人利己的动机。意识形态冲突的缓和提供了如此有利的条件，历史上或许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有能力通过创造性思想的力量改变现实。我们呼吁各国，特别是较强大的国家一起参与这项任务。拯救过去人们所期望的和平与正义的理想现在还为时不晚。

在这次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开幕之际，我想给各成员留下一个乐观和坚定的信息，同样这一信息鼓励着巴西人，他们通过自己成功地建设起来的民主，塑造了自己的命运。

正是巴西信念的力量使巴西在我们美洲巩固了一个新的民主制度，战胜了众多的挑战。

出于同样的理由，巴西人通过他们的总统在这里表达他们的观点，阐述和平与自由之理想，消除恐惧，建立起希望。

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知识份子，我从不认为在大会全体会议上不应当引用诗句。我将以世界葡萄牙语诗人路易斯·德卡莫伊斯的诗句来结束我的发言：

“在狂猛可怕的暴风雨之后，  
在黑夜和狂风过后出现了美丽、晴朗的早晨，充满着安祥的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

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若泽·萨尔内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 议程项目 9

####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现在开始一般性辩论。

我想提醒各国代表，根据大会在其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发言报名将于 1989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截止。我请求各国代表团能够提供尽量精确的发言时间，这样我们就能够有秩序地安排我们的会议。

莫克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十分高兴地向您表示祝贺，祝贺您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这是对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也是对您所表达的敬意，贵国在区域与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希望你在进行你的重要工作中获得圆满成功。

同时我也想向你的前任阿根廷前外交部长丹特·卡普托先生转达真诚的敬意，他以娴熟的技艺领导了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的审议工作。

请允许我向秘书长表达特殊的敬意，他以忘我的精神，不懈的努力，服务于联合国。在和平解决众多的区域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表明了秘书长及其忠于职守的工作人员所作的种种努力以及所获得的种种成就。

这又是一个充满了巨大变化的时代。人类文明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面对着种种挑战。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从“国际关系”走向“国际合作”，走向更为广泛的“国际行政管理”。起先以使用武力为基础的体制现在越来越变得以使用外交为其特点，国际法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实际上，在国际关系中法律的作用发生了种种变化，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起先，法律的作用只局限于调整如何以及什么时候使用武力，以实现一个国家的合

法要求，而现在法律作用则越来越多地引入其他更为和平的手段，以解决各种国际冲突。在著名的荷兰哲学家、现代国际法之父雨果·格老秀斯之后的三百五十年后的今天，《联合国宪章》规定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军事武力为非法行为。

然而，武力的使用已经不是国家的唯一领域。因此，今天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努力，同诸如恐怖主义等各种新的暴力形式进行斗争。为反对恐怖主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通过了各种规约，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也通过了各种决议，这些都是朝着正确的方向所采取的步骤。

国际法对于不断进步的武器技术已经作出了反应，例如，将某些级别的武器定为非法，对伤害性极大的武器，则减少其被获得的可能性。我们完全支持那些与限制或禁止原子武器、化学武器以及细菌武器有关的各种倡议。在东西方关系中出现了具有根本性的积极变化，这在最近举行的布什总统、国务卿贝克和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之间的谈判中得到了反映，给人们带来了期望，期望裁军外交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可以进一步获得实际成果。

在国际关系中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承认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国际司法机构。因此，国际社会的成员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在由国际法院解决冲突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各国接受国际法院强制性司法权的必要性。

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宪章》最为崇高的目标，若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和平遭到破坏，那么这一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凡是个人的基本人权以及基本自由遭到剥夺的地方，和平就处于危险之中。

增强国际法在人权方面的作用的一切努力都要看是否承认这样一个原则，即根据国际法人权是一种义务，这样一个原则现在可以被认为是得到了普遍接受。因此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再声称，国际上对其人权状况的关注是干涉内政。

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在欧洲体系内采取了一项重要步骤，将对人道主义的进一步承诺纳入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维也纳最后文件》。欧安会通过

了所谓人权方面的办法，这可以被看作是全欧洲系统促进人权的出发点。但是，自从《维也纳最后文件》通过以来，某些欧洲国家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处境仍在日益恶化，这清楚地表明在这方面承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正如历史充分表明的那样，只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得到了保障，公民才会拥护其政府。

请允许我建议，联合国主管机构研究欧安会的有关做法，以便它们有可能普遍地适用。我还想呼吁罗马尼亚政府全面实施《维也纳最后文件》提供的在人权方面的办法。今年五月，欧安会召开了《关于人类问题会议》的巴黎会议，这对缔约国回顾它们执行其人权承诺的进展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那次会议上，我特别提到了保加利亚的伊斯兰社区问题。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找到谈判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

不结盟运动最近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最高级会议上强调了人权和基本自由，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欢迎。

国际法一个新的重要领域涉及到区域和全球环境资源体系，如国际河流盆地、海洋、外层空间、两极区域以及大气层。调节全球共同财富的使用和保护史无前例地扩大了国际法的范围。我们这一代要在共同遗产方面对后代负责。

在这方面，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在国家政策和国际一级的今后工作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概念框架。我们深信将在1992年举行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肯定会以报告中阐述的持久发展概念为基础。奥地利面临着危险的阿尔卑斯山环境问题。因此，奥地利人培养了相当高度的环境意识，这反映在奥地利环境立法的高标准上。

因此，很自然地奥地利积极参与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主办气候变化，热带森林的使用和臭氧层的保护等重要问题的国际会议。保护臭氧层会议签订了有关的《维也纳公约》。我们同样准备在拟定有关气候变化国际公约方面起积极的作用。

我们也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对危险废品的跨国界流动及其处置的控制表示关注。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巴塞尔公约》将是一个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的重要文件。

毫无疑问，必须坚决增强目前环境决策和执行机制方面的国际体制。因此，奥地利坚决支持一切旨在加强象联合国环境开发署那样的联合国现有机构。我们认为，《海牙宣言》将会强烈推动在这方面的国际努力。

可能需要区域和全球范围的新的法律文书。我们应该审议制订一项明确指导国际行动的国际环境章程的可能性。

由于在经济上跨国环境体系的利用方面竞争日益强烈，不可避免地要制订解决争议的适当程序。正如我们对蓝色钢盔——它在有危机的地区的维持和平行动卓有成效——已经适应了那样，我们强烈希望，在可预见的将来，联合国“绿色钢盔”能参与保护环境。

解决区域性冲突是国际社会的优先任务。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最近几年联合国对创造和平和维持和平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在这方面，我们特别要感谢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各成员，他们及时地决定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他们对去年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国际上通过建设方案、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合作进行的缔造和平的努力，完全可以看作是对解决冲突的辅助因素，例如在阿富汗的“善意行动”和苏丹的“生命线行动”。

奥地利长期以来一向积极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努力。过去30年来，28,000多名奥地利人，几乎每8名奥地利士兵中就有1人曾经在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中服过役。在联合国10次维持和平行动中，奥地利参加了7次。

基于我们在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的努力中积累的长期经验，我们懂得，任何问题都应依据有关地区的具体条件来加以解决。无论如何，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范围内通过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取得的进展可能也会有益于其他地区。奥地利愿

意与联合国合作，筹备一次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为此，它还将借鉴欧安会参与国专家的经验。此次讨论会可于1991年在奥地利举行。

黎巴嫩的危机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血流成河，无辜贫民遭受涂炭，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忧虑。我们坚决认为，只有在尊重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黎巴嫩完全独立的基础上，才能求得这一问题的持久解决。我们支持阿拉伯三方高级委员会的和平计划，欢迎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成果。我希望这一协议将终于可以为实现最终的和平解决铺平道路。

关于阿以冲突，我们继续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的想法，会议将由冲突各方参加，包括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和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这次会议将是全面解决冲突的最佳手段。我们对任何暴力升级均表示遗憾。国际社会正在作出越来越多的努力，促进普遍尊重人权，它日益不能容忍在被占领领土上滥用武力和持续侵犯人权。

我们欢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最近提出的和平建议，衷心希望他的倡议将取得圆满成功。

联合国承担特殊责任的纳米比亚独立进程，连同联合国不久之前在发生冲突和流血的地区所进行的和平努力，表明了联合国在解决极其敏感的国际问题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一进程将鼓舞人们继续寻求解决中东问题。

纳米比亚的独立正在实现之中。去年12月以来在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遇到的许多障碍已经得到克服。然而，人们必须提高警惕，特别注意确保11月份的选举可以在良好的气氛和条件下举行，以便人们不受威胁地进行公民投票。奥地利已经派出了一个警官分队，参加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的工作。我们应当对援助团的工作表示充分的赞赏，因为它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做出了成绩。我们满怀期望地欢迎纳米比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参加大会明年的会议。

南非最近在没有黑人多数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再度表明，必须铲除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希望新的南非总统不加拖延地采取必要步骤。然而，必须强调，南非采取的任何步骤都必须导致全面消除种族隔离，免避流血和对抗。

长期以来，奥地利关于柬埔寨问题的立场始终不曾改变。我们一贯谴责违反最本人权的可憎行为，但是，我们也反复强调，军事干涉不能解决冲突。目前正在进行的越南部队的撤离将极大地增进解决问题的机会。为实现谈判解决而进行的努力，包括最近的巴黎会议，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取得具体结果，对此我们表示遗憾。

最近，我被委托担任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主席，我将尽一切努力推进这一地区的和平进程。我期待着这样的时刻：所有柬埔寨人，在充分享有主权和独立的情况下，为他们祖国的历史写下新的一页。

就象在柬埔寨一样，阿富汗的持续冲突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为实现和平解决而进行的努力，以及国际社会为复兴这一因战争而四分五裂的国家而进行的必要合作。

基于我们历来对普遍性原则所作的承诺，奥地利一向欢迎接受主权国家进入这一国际组织。因此，大韩民国表示渴望成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当然也予以支持。

中非各国为解决他们地区的各种困难而进行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特别欢迎特拉最高级会议取得的成果，这是向前迈出的一个具体步骤。有效地利用区域责任和联合国的权威，二者双管齐下，这或将成为缔造区域和平的一个楷模。

世界经济秩序持续不平衡状态仍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奥地利致力于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贸易自由化，因为奥地利认为这将促进各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繁荣。我们认为，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若能成功结束，将开创一个全球合作的新时代，使人们更加注意所有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

因债务问题引起的各种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主要议程。这些问题对许多债务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所产生的影响现在更加明显了。极端贫穷和饥饿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肆虐。从长远角度讲，人们必须将其看作是对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联合国第四个发展十年所制定的国际发展战略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问题，因为这是各国发展努力的中心问题。

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已经为人们所重视，现在应该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状况，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状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

吸毒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它还影响了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稳定。下面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现在每年的非法贩毒量已经达到二千二百亿美元这一惊人的数字。最近有些国家中出现的悲剧性事件证明了这一问题具有全球性质。我们欢迎美国总统要与这个人类癌症进行斗争的决心，并完全支持他最近提出的建议。为表明我国致力于这一崇高的事业，我今天将签署一九八八年的《关于非法贩运毒品和精神麻醉品的日内瓦公约》。

任何一个社会都要求人们尽量团结一致并保持稳定。社会变革和变化已经影响了，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威胁了，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

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当中，家庭结构也各不相同，但现在人们普遍需要加强各国以及国际上在保护和支助家庭方面的各种计划和合作。因此，奥地利欢迎联合国大会四十三届会议上所作出的决定，举行一个国际家庭年，这一决定是以波兰和其他国家的建议为基础的。国际家庭年将有助于使人们关注家庭在社会中所起的中心作用。和平与稳定归根到底始于家庭之中。

在有些社会中，家庭仍为其成员提供社会经济安全，但在其他一些社会中，家庭却还需要公共财政支持，才能成功地行使其最终会使每个人受益的职能。

在国际以及各国法律中已阐明的男女平等原则仍需要更充分地反映在社会现实当中。家庭结构有时会掩盖对妇女和儿童所实施的暴力，这一事实需要在所有各个阶层采取决定性的措施来制止。

美国与苏联之间继续进行对话，这进一步促进了在裁军领域和军备控制领域里的进展。它为经济、科学、文化以及人道主义领域里的合作提供了空前的机遇。人们的相互依存感和共同责任感正在增加。

我们欢迎由经济重建所带动的改革进程，这为东西方关系中出现新面貌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人权的加强，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以及以社会需求为准绳的市场经济的引进，这些都组成了这一改革进程的中心部分。对抗的时代应该被合作的时代所取代。

欧安会的维也纳最后文件有力地促进了欧洲各国之间的合作。

奥地利与西欧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以共同价值观念和紧密的经济联系为特征的。奥地利是欧洲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国。作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我们加强了与欧洲共同市场各国之间的关系，于一九七二年签订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今年七月，奥地利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我们坚信，加入欧洲一体化进程是与我们永久中立的地位一致的。

最后，我愿简单谈及一九四六年九月六日奥地利与意大利关于南蒂罗尔公约的实施情况，因为这是联合国大会1497号(XV)和1661号(XVI)决议中所谈及的事项。根据这些决议，奥地利与意大利于一九六九年就地区自治中137项具体规定措施方面达成了协议。这些措施的充分实行是这一争端完全解决的先决条件。

去年，在多年停滞之后，我第一次向联大报告，在有关这一争端方面出现了实质性的巨大进展，奥地利与意大利之间的关系也进入了很好的阶段。这一积极的进展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继续不停。我们尤为感到满意的是已经正式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便使意大利语和德语取得平等的地位。这对保护讲德语的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尚待执行的措施中大部分涉及意大利政府已经根据1969年的协议采取行动的问题。但是，鉴于在意大利的法律领域出现的某些事态发展，现在需要新的补充措施，以便确保按照与奥地利商定的方式保护南蒂罗尔说德语的人口。

奥地利相信，目前的意大利政府完全了解在充分执行1969年协议方面进一步拖延所带来的问题和危险。我们相信，在执行所有尚存的措施基础之上，我们将能够很快向联合国表示，我们认为与意大利的争端已得到解决。

最近在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之间出现的事态发展，在解决几个区域冲突方面取得的成功，在朝着实施人权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朝着国际关系更开放的总的倾向——不论现存的世界秩序有何种不足之处——都使我们有理由抱乐观的态度，鼓励我们对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作出进一步积极的贡献。

上午11时25分休会，上午11时50分复会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发言

主席（以英语发言）：现在大会听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演说。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会议厅。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荣幸地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阁下前来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发表演说。

布什总统（以英语发言）：值此联合国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开幕之际，我荣幸地向大会发表演说。我谨向当选为本届联大主席的尼日利亚的杰出的外交家约瑟夫·加巴表示祝贺，并祝愿他成功地主持会议。

在这里我感到很亲切，因为对于巴巴拉和我来说都如同回到了家里。我在1971年和1972年曾在此供职，至今记忆犹新——那些富有人情味的时刻，那些诙谐的片段，即使是最高级的外交活动也是少不了的。

如果各位不介意，我想讲述安理会一次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当时是美国的常驻代表，我迟到了45分钟。这45分钟内都是第一位发言的人在发言。而在我走进来落座之后，这位发言的人停下来彬彬有礼地说：“我欢迎美国常驻代表。现在为了他的缘故，我要把我的发言从头再说一遍”。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那个时刻，结盟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都不重要。桌子周围坐的每一位代表发出的普遍渴望和随后的笑声，都使我们心心相通。

今天，在场的常驻代表中我首先认出了曾经与我共事的杜格苏伦大使、奥多涅斯大使、拉贝塔菲卡大使以及常驻观察员约翰·杜贝。环顾会场，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外交部长们、秘书处的成员以及代表们，真是使人高兴。当然，秘书长先生，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候，你曾是贵国的常驻代表。法拉赫副秘书长，你那时候也是常驻代表。阿吉拉尔大使当时也在，现在又回来了。在这个历史性的会议厅内回到你们中间真是荣幸，如果我忘记了你们中间哪位曾于1971年和1972年在这里任职，我谨表示歉意。

联合国在四十四年前建立在战争的灰烬之上和伟大的希望之中。联合国可以成就大业。联合国并不完善，它不是包治世界上各种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讲坛，世界各国在这里力求以协商一致代替抗争，而且它必须仍然是争取和平的讲坛。

联合国越来越接近于那个理想，而且它得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支持。近年来，至少从我在这里任职以来，这个会议厅里经常回响着的舌战正在让位给一种新的气氛。我们已经看到从论战到和解这一值得欢迎的转变。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正在执行任务，数年来，已经有700多位服务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人员以身殉职。

今天，我想缅怀这些和平战士中的一个，一位在联合国旗帜下执行和平使命，为全世界执行使命的美国人，他一往无前，坚定不移地忠实于联合国的理想——他就是希金斯中校。我吁请大会谴责谋害这位和平战士的行径，并呼吁肇事者讲究点礼貌将他的遗体发还遗属。让我们全体在此时此地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和我们所有各国投入希金斯中校为之做出无私奉献的事业。

这一历史性的机构的创始人相信，只有在这里世界各国才会达成协议，用法律而不是武力来治理世界。在当代的中心问题上，联合国可以发挥根本性的作用。因为今天全球各地都可以看到一种思想的力量，这种思想是一种不可否认的力量，这种思想就是自由的思想。自由前进的步伐在各地都可以看到：在中欧和匈牙利，国家和社会正在发生着一场运动，一场争取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运动。人为地把匈牙利同其西方邻国分割开的壁垒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未来的新的希望，一种寄于自由思想之中的新的希望。我们在波兰也看到了自由的力量。在那里，遵从人民的意愿，共产党已经放弃了它对权力的垄断。而且甚至在苏联，人民已不再畏惧直言或要求得到自己进行管理的权利，全世界都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然而自由思想前进的步伐并不局限于一个大陆或局限于发达世界。我们在拉丁美洲看到了自由思想的兴起。在那里，独裁统治一个一个地被民主所取代。

我们在非洲大陆也看到了这种思想的兴起。那里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只有企业自由竞争的体制才能解救被过多国家控制所大大削弱了的经济。在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在每一个大陆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自由世界的轮廓。

当然自由依然是一项未尽的事业。我们所看到的潮流还不是普遍的。一些政权仍然在逆潮流而动。一些统治者仍然否认人民自己进行管理的权利。但是现在，偏见和专制的力量受到了挑战。这些政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孤立，这样跟不上自由思想稳定前进的步伐。今天我们亲眼目睹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崩溃。那种国家万能、权力至高无尚的极权主义的思想已经不复存在。这种崩溃的原因很多，但最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解释：鼓吹极权主义思想的人看到这种思想的胜利写在法律史中，但他们没有看到写在人的心里的对自由的爱。

两百年前的今天，美国——我们的国会，提出了有关每一个人都享有的基本自由的人权法案。这些权利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否认的。同样这些权利已经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在联合国会议上得到了承认，从而为各个国家和各国人民所要达到的目标制定了共同的准则。我们今天站在新的自由世界的门口，十分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潮流。对于那些书写当代历史的人来说，如果二十世纪被看作是国家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将肯定是解放的时代，个人的时代。不要犯错误——自由前进的步伐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有一天，全世界各地都将认为自由是不分种族和职业的每一位男女都生来就享有的普遍权利。即使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在最黑暗的时代，自由也从来没有被磨灭——也许是一个遥远的理想，但却总是活生生的。

今天，这一理想已不再遥远。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一个新的自由世界第一次变得伸手可及。今天是自由思想的时刻。大家看到，现在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和理想之上的真正的国家社会。在创建了这一真正各国社会的世界上，自由政府和自由市场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体

面的生活、并自由地行使他们的基本人权方面的要求。现在我们应该共同努力使这种前景成为世界各地男男女女的手中的实物。我们面临着挑战，要加强自由的基础，鼓励自由的进展。我们同时还面对一些最紧迫的挑战——二十一世纪的全球挑战：经济、卫生和环境问题，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重要问题。

首先，全球的经济增长。八十年代中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民经济的行列。所有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都是以企业自由竞争的机制为动力的。九十年代中，其他国家也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许多国家会遇到障碍。对一些国家来说，这些障碍是他们自己制造的，给他们自己的国民经济加以沉重的没有必要的限制和规定以及对外贸的壁垒。但是也有其他不利于增长的障碍，也需要采取有效的行动。

许多发展中国家今天在债务负担下挣扎，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发展。世界各国应该有更好的机会以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并为自己的人们争取更好的生活。美国提出的方法，即布雷迪计划，将帮助这些国家减轻债务，并同时鼓励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自由市场改革。

两天之后，我就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表讲话。我将在那里更详细地讨论我们各国可以采取的各项步骤以解决债务问题。但我现在就可以说，新的自由世界并不是少数国家生活舒适而其他国家生活贫困的世界。商业的力量是有利于前进的。开放的市场是发展中世界不断发展的关键。今天，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向工业化世界出售的制成品的出口有一半是由美国购买的。现在已是其他经济上先进的国家也这样做的时候了，以开创更多的贸易机会。我相信，在二十一世纪中，我们将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几乎还未开始发挥他们潜在的发展实力。自由市场及其成果并不是特属少数国家所有的；它们是大家共同享有的果实。

除了全球发展的挑战之外，还有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环境问题。地图上划出的任何线都不能阻止污染的扩散。我们环境所面临的威胁已经成为国际性的问题。我们必须拿出一种对付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国际性的方式。要寻求解决我们共同问题的共同方法。联合国已经在全球气候转暖的问题上进行了工作并努力防止石油溢漏和其他灾祸污染我们的海洋和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现在我告诉大家，美国也将尽自己的努力。我们已经对到2000年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消除氟氯烃做出了承诺。我们已经提出修改我们的净化空气法令以保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我们的公民能享受干净的空气。我们已经禁止象牙的进口，以保护大象和犀牛不受为谋取利润而捕灭它们的人面猛兽的危害。我们已经开始寻求办法和其他国家合作，与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合作，也与波兰和匈牙利人民合作，为我们共同的保护环境的事业而进行努力。

环境属于我们大家。在这个新的自由世界中，世界公民必须世代代享受这一共同的信托。全球经济增长和对我们星球的管理：这两个都是关键问题。

但是，一如既往，战争与和平问题对联合国来说必须是致高无尚的。我们必须行动起来限制并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五年前，我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提出了美国的禁止化学武器的条约草案。从那以来已取得了进展，但时间不多了。威胁正在增长。20多个国家现在拥有化学武器或生产化学武器的能力。而这些可怕的武器现在正被引进区域冲突。这是根本不能接受的。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必须停止并逆转这一威胁。

今天我要宣布美国准备采取的步骤，使世界摆脱这些真正可怕的武器的步骤，朝着将在签署之日起的十年之后从地球上禁止——消除——所有化学武器的条约迈出的步骤。这项倡议包括三个主要内容。首先，在化学武器条约的头八年中，美国准备销毁将近全部——98%——的化学武器储存，只要苏联参加禁止条约，并且我想他们会参加的。第二，一旦所有有能力生产化学武器的国家签署这项全面禁止条

约之后，我们准备在十年之内销毁我们所有的化学武器——100%每一件武器。第三，美国准备现在就开始。如果苏联与我们一道把化学武器裁减到同等水平，并且如果我们就销毁武器储存的条件、包括视察达成协议，即便当我们着手完成一项条约的时候，我们将消除我们储存的80%以上。

我们知道监督一项全面禁止化学武器条约是一个挑战。但是，从我们最近的军备控制经验和我们在这一领域中日益加快的研究中获得的知识使我相信，我们能够达到使我们有信心着手执行禁止条约的核查水平。世界长期以来生活在化学武器的阴影之中，因此让我们共同行动，从今天开始在地球上铲除这一祸根。

我们也认真对待裁减常规武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仅在上星期四在维也纳欧洲常规军事力量谈判中提出了新的建议，这些建议表明我们致力于采取迅速的行动，减缓欧洲的军事紧张并且使该大陆的国家进一步接近它们的共同命运：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

美国相信，公开和改革性的措施能够推动裁军，也能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开放天空”建议背后的设想，苏联现在对这个建议表示了积极的态度。这是“开放国土”建议背后的设想，这项建议第一次允许所有苏联和美国外交官自由地在彼此国家中旅行。开放是猜疑的克星，朝着更开放世界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朝着我们谋求建立的新世界迈出的一步。

让我对我们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过去几天中的会谈表示如下看法：我对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高兴。苏联已经消除了一些阻止常规和战略武器裁减取得进展的障碍。我们从核查到核试验等问题上达成了原则协议。当然，我们同意在1990年春或初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我期待着在那里会见戈尔巴乔夫先生。

这些成就中的每一项都有其重要性，但作为美国与苏联之间所盛行的一种新姿态的迹象就更加重要。严重分歧仍然存在；我们知道这一点。但是，建设性和坦率地处理这些分歧的意愿是我们和实际上全世界必须欢迎的新闻。我们尚未进入永久和平的时代。各国面临的对和平的威胁今天也许在变化，但还没有消失。实际上，

在世界的一些区域中一个危险的结合正在出现：以往昔日无法平息的敌视和现代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武装起来的政权。这一事态发展将增加战争爆发的危险。区域冲突很可能比以往更加威胁世界和平。

维护和平的挑战是本大厅中每一个人的个人的任务。秘书长先生，我极为尊敬地指出，你已经把它作为你自己的挑战了。联合国能够成为一个调解者，成为一个冲突各方能够来到这里寻求和平解决方法的论坛。为了和平的利益，联合国必须再接再厉，支持现在正在全世界所有区域冲突中作出的和平努力。我向大会保证，美国决心在解决区域冲突中起积极作用。有时我们在区域争端中的作用是并且将是非常公开的，在许多其他情况下，我们有时在幕后悄悄地努力。但是，我们始终为积极变化和持久和平而努力。

我们的世界面临着其他对国际和平与稳定同样危险的非常规的威胁。非法毒品只要一站住脚就成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和人类痛苦的根源。受到这一祸根之害的国家必须在战斗中携起手来，我们团结一致。让我特别向一个国家：哥伦比亚的承诺和杰出的勇气致敬，我们正在那里与人民和他们的总统比尔希略·巴尔科一道使毒品卡特尔失业并把毒品巨头捉拿归案。

最后，我们必须携起手来与恐怖主义威胁进行斗争。每个国家和联合国必须向世界的非法之徒发出一个清楚的信息：扣压人质和任意暴力的恐怖是无法得到世界赞同的手段。任何种类的恐怖主义是与文明世界共同拥有的所有价值不相容的。并且不要搞错：恐怖主义手段是任何目的、不管多么公正，都无法为其洗清罪孽的。

不管面临着怎样的挑战，自由大大地增加了我们成功的机会。自由的时刻是全世界所有人抱有希望的时刻，因为自由一旦开始行动就会获得其自己的势头。正如我担任我国总统的那一天所说的那样，我们不需要谈论到深更半夜哪种政府形式更好。我们知道自由政府、民主最好。并且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来之不易的真理，这是在一个经历了伟大斗争和人类痛苦的世纪接近尾声时仍然颠覆不破的事实。

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分歧都必须让位于民主，而是因为民主能够容纳下我们所有的分歧。分歧可以共存于民主之中。

民主理想的核心是对各种信仰自由、思想和行动自由以及人权的尊重。世界上已产生了足够多的思想意识，它们都要重新塑造人类，使其以更美好的崭新形象出现。我们已目睹了巨大悲剧的发生和希望的破灭。现在我们知道自由和民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个人和民族所要的是按照自己的认识生活的自由以及在和平中繁荣发展的机会。

今天当我开始发言时，我向你们谈了维持和平。现在我要向你们谈一谈缔造和平。我们要把和平带给那些从未尝过和平的幸福滋味的人们。我的白宫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画，上面画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即将结束时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和他的将军们一起开会的情景。在这幅画里，当时外面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斗，然而我们看到远处有一道暴风雨过后出现的彩虹——也就是希望的象征。这幅油画叫做“和平的缔造者”。这幅画，经常提醒我，我们的斗争——争取和平的斗争，是一场充满希望的斗争。

我记得曾坐在这个大会堂里；我记得自豪地担任各国代表的我们相互尊重；然而，我也记得几乎无休无止的发言——我不希望我的发言也是这样，记得安全理事会会议、招待会、那些排得很长的迎宾队列、大会正式会议以及代表休息厅里的非正式讨论。我还记得更多的事情，紧张的步伐和有时这里日常生活中令人沮丧的经历以外的一些事情：联合国心脏的搏动，一种默默的信念，相信我们可以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更加自由。当时我们大家寻求的东西现在已近在咫尺。我要问一下这个大会堂中在座的各位：难道我们不能使联合国目标统一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这个自由的新世界成为我们寻求的共同命运吗？我相信我们能够这样做。我知道我们必须这样做。今天我庄严地祝愿这一精神将在联合国发扬光大，祝愿所有人和所有民族终有一天能够享受自由。

谢谢诸位，愿上帝保佑你们，愿上帝保佑联合国的工作。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

\* 副主席萨哈卢尔先生(苏丹)主持会议。

## 议程项目 9 (续)

## 一般性辩论

斯库别斯乌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 我想向约瑟夫·加巴先生表示我们的诚恳祝贺, 祝贺他在第四十四届大会上被选举担任大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我祝贺他在履行这一重要使命中取得成功。

波兰代表团还要向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最良好的祝愿。最近我们荣幸地在波兰接待了秘书长。对于他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解决区域性冲突所作的不懈努力我们谨表示高度的赞赏和全力支持。

大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举行会议。这场始于波兰并且也是针对波兰的战争是因德国纳粹政府发动侵略而爆发的, 同时这场战争也是在与苏联斯大林政府勾结下进行的。与此同时, 这两个政府缔结了一系列协定, 这些协定对于波兰的分治以及消除它作为一个国家的地位作出了规定。这些协定还关系到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命运。所有这些协定都违背了国际道义准则, 同时也违背了各种条约和一般国际法的基本和强制性规则。因此这些协定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但是, 这些协定仍被它们的签署国付诸实施, 因此它们给欧洲那一地区的千百万人带来了灭顶之灾。

我了解这一事实, 即大会不是一个进行历史回顾的地方。然而,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这次战争是出于三种原因。首先, 我们必须彻底和明确地澄清在战争爆发之前以及在战争进行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 其目的是要消除某些历史事件至今对我们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部分所具有的影响——还有可能对未来具有影响——同时要消除它们对各个国家公众舆论的反应所具有的影响。其二, 我们必须使联合国更加有效地完成其防止武装冲突的任务。本组织在这一领域中的工作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第三, 五十年以前的边境状况和获取领土的局势十分严峻。今天, 我们必须更加重视使所有的国家承担起不对边境提出质疑的责任, 并使它们履行把边境看作是不可侵犯的义务。最近就领土问题举行的某些辩论

是有害无益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国际舞台上出现了许多重大和有利的变化。东西方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可喜的吉兆，其中包括美利坚合众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从东欧和西欧国家之间的崭新的接触与合作领域中，可以看到和解的迹象。波兰积极并将继续积极参与这一趋势。

某些区域性冲突的消除或减轻也促进了国际形势的总体改善。对于这一事态发展联合国近来起到了主要作用。波兰赞同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为和平解决区域冲突所作的努力。因此波兰在一些联合国维持和平和观察任务中派遣了军事部队和观察小组以执行任务。

让我们放眼四望。在这一具体时刻本组织有机会规划出解决困扰人类的主要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包括减轻军备竞赛负担、提高生活水平、防止环境进一步恶化以及国际法上的问题，特别是保护人权问题。

我先谈谈军备问题。在我们看来，应该优先考虑的问题是限制军备、逐渐销毁核武器以及制订有效监督体系。世界需要缔结新的、意义深远的裁军协定，这是所有国家都有份的。上述协定应该涉及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军备。

我们相信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有裁军的职责。在不背离主要大国起明显作用的情况下所有国家应该寻求倡导和促进裁军措施，包括单方面性质的步骤。

波兰很久就在这一领域里行动。三十多年前波兰政府就提出了建立欧洲无核区的建议。这些建议虽然没有实现，但却把那思想引进到外交思想和实践中。

波兰一直积极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们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将很快产生一项永远消除化学武器的均衡的条约草案。许多国家就这一重要问题达成协定的决心除其他以外，已得到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缔约国巴黎会议的证实。

很自然，波兰将注意力集中在欧洲，但这不仅仅因为波兰是一个欧洲国家。在欧洲虽然出现了缓和，它仍然最广泛地集中了两大力量集团的武装力量，因此也是

上述力量最大数量的集结和对抗之地。因此波兰提出了使其军事学说具有更大的防御性、更小的对抗性的思想。波兰也因此强调与严格的军事性质措施截然不同的保证安全的政治手段。在最近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华沙条约各缔约国重申他们愿意和其他有关各国一道共同寻求达成协定，以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大幅度削减常规武装力量、避免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逐渐限制用于军事目的的工业生产以及极大的削减军事开支。

波兰本身一直在为限制欧洲军备作一项具体贡献。波兰政府决定到1990年底削减其武装力量的四万名士兵、八百五十辆主要战斗坦克、九百门大炮和迫击炮、七百辆装甲车和八十架战斗机。波兰政府也决定消除一些其它种类的军事技术设备。

与此同时波兰政府也在努力找到欧洲区域性裁军的新方法。波兰也提交了一份在中欧削减军备、增强信任的计划。这就是雅鲁泽尔斯基计划。

在同一愿望的推动下，我们积极参加了分别由23个和35个国家参加的维也纳会谈。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首脑会议上所提出的有关欧洲常规部队的建议。我们决定尽最大努力使得1990年能达成第一项协议。

我现在谈一谈经济问题，特别是生活水平问题。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差距正在加大。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倒退。顺便说一句，波兰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从长远看来这一情况将影响所有人，因为这一情况将导致社会上前所未有规模的不满。这一动乱的后果很有可能波及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因为今日的发展已是不可分割的。我们需要的是就增长和发展达成新的协商一致的意见。这种增长和发展能给所有国家集团，特别是那些仍然贫困的国家集团带来更加有效，更加有用的经济秩序。我们应该明年在大会特别会议上达成这一协商一致的意见。然后我们就应该开始制订和通过有关90年代国际发展战略的工作。

现在有必要协调国家经济政策以减轻不稳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并提高国际经济安全。

我们仍然面临全球性债务问题。我们难以弄清这一问题的范围、连续性以及对债务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一些国家认为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债务国家将恢复其财政生存能力并再次得以增长和发展。这一想法还未实现。在找到解决中等收入国家的债务问题方面仍未取得巨大进展，我国尤其为此感到不安。鉴于波兰的经验，我不得不坦率的告诉各会员国，不削减债务，国家经济政策和紧缩措施不管多么有力和严厉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应该重新在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范围内使资本流入债务国家。若得不到外来支援，对于社会来说十分痛苦的调整努力就有可能失败。目前迫切需要制订多边计划。所有这一切就将导致“债务导致增长”战略。

我还要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向高度工业化地区的转移加重了一些国家的困难。

我不会长篇大论地谈波兰的经济问题。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从内部取得帮助；然而我们寻求来自国外的合理援助。

同时，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我们开放贸易制度的进程正顺利发展，今年新的关税已经生效。此外，我们打算改变我们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正式地位，以便与其他国家处于平等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我愿代表我国政府向所有对西方经济首脑会议的建议作出反应并开始一项对波兰提供经济援助的特殊计划的国家表示感谢。我要指出，这一援助超越了经济行动的范畴。它由于帮助克服了欧洲的分割而具有更广阔的意义。

我还要就国际法和人权问题谈一些看法。

大会除起草条约之外，具有其影响颁布或制定法律过程的方法。我指的是通过一些决议，规定各国的行为准则。当代国际法的一些分支或决定，都起源于大会根据这些方针所提出的倡议。

然而，大会发挥其作用的方式有时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并非完璧无瑕。本组织及其会员国并没有成功地制止各种决议的泛滥，我这种说法也适用于某些愿在制定法律中发挥作用的机构。法律与非法律之间的分界线经常是很模糊的。我认为，我们应当更有选择性地用各种决定来颁布现有法律并提出新的法律。仍然可以大大改进这方面的程序：更广泛的筹备工作、消除盲从、更多地坚持取得一致的解决办法——区别于大多数人推行的办法——更经常地利用法律专业知识。在后一方面，大会可以更多地利用国际法委员会。

这一点使我要就这一多次为国际法的事业作出工作的机构讲几句话。

不久以前，国际法委员会进行了结构调整，但人们仍对其组成、工作的方法和结果抱有怀疑。政治力量对委员会选举的影响产生了一些不良结果。这一问题与委员会各草案的价值与权威性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对于议题的选择，人们会说该委员会不应避开我们时代的重大法律问题。该委员会的谨慎态度证实它是明智的；然而更多的想象力将促进立法的进程。该委员会应对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作出反应。只有到那时，该委员会才能够履行《宪章》为其规定的任务。

在以司法手段解决争端的重要领域中，波兰愿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第36条接受其强制管辖权。我们认为该法院的强制管辖权应得到加强和支持。

波兰高度重视人权的执行情况。我们提出了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的设想并首先参与制定该公约的工作。我们希望该公约将在本届会议上获得通过。我们愿意加入一些尚未对我们有约束力的公约。首先，我们愿接受《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任择议定书》。我们还期望有一天能够成为欧洲议会的一个成员，并加入《欧洲人权公约》。

我现在谈到最后一点，即根据《宪章》所规定的义务而制定的波兰外交政策，以及目前我国正在发生的政治变革。

波兰拥有战略地理位置，这使其地位具有具体军事意义。这一点关系到整个地区。然而，我认为我们可以控制这一客观事实的影响，或至少争取这样作，以便使波兰的外交政策坚定地建立在外部主权和内部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波兰将尽力维护欧洲的和平、自由和睦邻合作。

换言之，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对这一在当代历史中经常成为冲突、分割和统治地区的和平与自由抱以期望。如果波兰享有自由和民主，那么其地缘政治和地理战略的重要性就能够并应当变为支持和平与自由的有利因素。

直到最近，意识形态的因素在国际关系——很多国家之间——中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目前，这一作用已大大削弱，而波兰现政府欢迎这一事态发展。我们将努力争取在国家间关系中彻底消除意识形态的作用，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反对国际道德。意识形态和道德是两回事。道德和对个人的尊重仍然是我们最尊重的价值。

我相信，波兰目前的改革运动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欧洲来说是良好的迹象。在马佐维耶斯基总理具有想象力的领导下的波兰新政府，绝无意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尤其是这一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战略安全。然而，安全的范围从不意味着势力范围。我们把这种正在波兰发生的变化看作是超级大国摆脱其在欧洲腹地的长期对抗行动的一部分。

波兰政治战略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将尊重现有的各项条约，坚定地认为应当相互尊重各自的国家利益。然而，这种尊重并不对政体的选择与变化施加任何限制。波兰现政府的行动主要是在不妨碍其他国家的利益的情况下发展我们自己的重要利益。

我们将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在这个统一的欧洲中，应该有波兰的位置。最近朝着这一方向所迈出的一个步骤是我们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签订了条约。我们高度赞赏在法国主持下的共同体所采取的友好与帮助的态度。

政治并不仅仅是应用人们所说的历史规律。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并不存在这种规律。命运可以等待，现在时机已到，波兰应该决定其前途。我们寄厚望于我们联合国的朋友们。

拉尔科·科克斯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现在由非洲来主持大会，这是有极其深远的象征意义的。一方面，这预示着漫长的非殖民化进程即将到达高潮，另一方面，它肯定了我们的信念，即种族隔离制度将会被成功地予以废除。在这一斗争中，尼日利亚大使约瑟夫·加巴先生作为有关委员会的主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拉丁美洲在非洲之前担任了这一最高国际政治论坛的主席，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一直为南方要求实现的缓和气氛是在拉丁美洲担任主席期间开始出现的。在这个技术作为主导的时代，在本世纪我们第一次看到为争取在国家间实现和平与正义而进行的斗争使得超级大国之间实现谅解成为可能。

意识形态方面的国际环境十分轻松，在这种情况下重新评价多边机制将会为巩固这一新的缓和进程开辟道路。不可避免的是，现实正在检验一些原则，这些原则导致了花费昂贵的军事联盟，并使世界被迫划分为许多势力范围。

理解与合作的形势在五年前还难以为人们所预料，而现在正在逐渐形成。这是全球战略重新组合的开端，它正在取代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盛行于世的框架。

这一新的局势展现了复杂而令人鼓舞的迹象。这种新的国家间富有活力的合作概括了许多不同的非军事问题，而这些问题目前正在威胁着和平。因此，我们看到国家、区域和全球诸因素中日益增长的相互依存。但是，人们预期由一个不断开放的世界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并非照顾周全。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边缘化和新的不对等现象的双重威胁。因此，我们重申发展不足是对国际和平的一个主要威胁。贫困现象不断恶化，不能重新激发经济增长，政治在执行经济结构调整方案方面显得无能为力，恐怖主义猖獗，非法贩运毒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消极的社会因素，极为明显的指明了我们在新的全球战略中所处的危险境遇。

国际社会必须毫不动摇地面对这些问题，以便确保和平。国际上的变化在一些区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这不应该成为使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的借口。因此，我们正在面临着挑战，应该赋予相互依存这一概念以积极的意义，以便发挥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参与到这一全球变革的思潮与节奏之中，与此同时，也要考虑到政治、经济、安全和发展诸因素之间的直接关系。

拉丁美洲今天的根本特点是在政治上不断成熟，同时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威胁着我们的安全与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竭尽全力来捍卫和发展民主制度，增强多边主义和集体行动的价值。为此我们强调一种可能性，即采取行动，防止冲突，真正由拉丁美洲人民来制订办法，解决拉丁美洲问题，以此防止单边主义的倾向。

在政治合作方面，拉丁美洲已经逐渐开始进行各项努力，以便实施那些与本半球的安全，巩固民主制度，维护和平，以及国际贸易和外债等问题有关的具体建议。区域合作努力的另外一个方面在同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对话中得到了体现。在这些努力中，八国集团代表了一个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采取的灵活途径，它将会推动和平与民主政策，而这一政策又必须得到国际上的理解与支持。

我现在想强调一下捍卫民主制度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地区首要的问题，也是拉丁美洲团结的因素。在我们这一地区，我们总是在谈论捍卫民主制度，这是因为民主制度经常遭到威胁，尽管我们绝大多数人民都想要获得自由。我们的经验表明，严重持久的危机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影响是对民主的最根本威胁，因为这一危机抵销了发展的成果，并使本地区资金外流。仅靠民主并不能保障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导致民主。要想保证我们既有面包又有自由，那么就需要国际团结与政治意愿。

我们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以兄弟般的情意注视着中美洲的媾和进程。秘鲁愿意支持这一和平进程，而其所遵循的原则正是那些导致建立了孔塔多拉集团和支援集团的原则。现在，中美洲国家已经在最高级别达成了协议，那么任何事务都不应当影响遵守《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和《阳光海岸协议》。

联合国采取了重要步骤，监督尼加拉瓜的选举程序并建立了联合国驻中美洲观察组，这是一个与国家主权相一致的多方存在，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积极的。

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上的僵局必须结束。必须要进行对话，我们高兴地看到各方已经恢复了这一进程。世界事务的发展证实了下列原则的合法性，即，不干涉自决、和平解决争端和尊重条约的原则，以此作为和平共存的基础。这些原则是不断变化的法律现实的组成部分，现在几乎已被普遍接受。

在这一国际缓和的新时期下，外国军队在阿富汗的存在已经结束，我们希望民族和解将会在不久的将来产生出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阿富汗。

由于实施了安哥拉、南非和古巴之间的三方协议，南部非洲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平时期。这最终会为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监督下的纳米比亚独立的历史性计划奠定了基础，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建立于十多年以前。

非洲的最后一个殖民主义堡垒的崩溃以及纳米比亚迅速进入自由国家社会预示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罪行的末日。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存在。国际社会必须继续施加压力，以结束其对国际社会的叛逆。

必须作出更大的努力来解决联合国长期来一直在审议的造成紧张局势的根源，如中东地区和其他地区。虽然还没有看到直接的解决办法，但是，新的和积极的发展已经出现：在1947年181(II)号决议的基础上宣布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谴责恐怖主义以及过去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现已承认了。

我们要求各方最终同意召开在联合国主持下以及参与下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国际会议。这必须为该地区所有国家在安全和国际承认的边界内创造和平，并要考虑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独立权利的恢复。

我们颇感兴趣地注视着由区域性协议以及根据第43/19号决议而进行的外国军队的撤离后柬埔寨形势的前景。

维持和平得到了特别的发展。秘鲁对旨在支持维持和平的行动作出了贡献并继续积极地参与其间。因此，当我们得悉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时

感到非常高兴。

总而言之,在评价国际形势时有理由持谨慎的乐观态度。联合国由于冷战以及两大意识形态集团的对峙而造成的运转不灵,现在终于摆脱了这种境况。同时,国际法律秩序正在得到改善,对其原则和制度的尊重正在得到加强。这些原则和制度长期以来一直遭到强权政治的肆意挑战。然而,对安全的非军事性的严重威胁依然存在,并造成新的国际问题的根源,我们只有通过集体行动以及与联合国合作才能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

在这方面,执行民主进程引导人民的意志是非殖化进程和解决冲突的必要基础。纳米比亚、西撒哈拉和中美洲都是在联合国监督下开展民主进程的明显例子。

历史证明,民主价值是促进人权以及维护国际法律秩序和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前途权利的根本。民主进程是和平的一个因素。因此,必须在国际关系中应用民主的实质内容。不幸的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不稳定和不平衡使大多数人不能公平的获得其利益以及不能参与与他们存亡攸关的国际关注的问题的决策进程,从而影响了上述目标的实行。

我在上面提到了民主和发展作为安全的基本因素的直接关系及其对今后不发达地区在新的世界战略计划中的地位的后果。我们拉丁美洲把安全作为一个综合的概念来理解。同样在其他地区,国家、区域和集体安全的共同标准回答了传统双边主义的新本质的挑战。从根本上说,这是所有为解决当前冲突而正在执行的多边策略的目标。

除了作出有利于核裁军的选择外,我国已在区域一级的规模上就常规军备领域采取主动行动。秘鲁提议大规模削减军备开支以及采取建立信任措施。我们言行一致,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暂时中止了购置重要的军事装备,以及促进了并且正在促进军事当局之间的频繁交往,以此作为我们友好睦邻关系的组成部分。

计划在1990年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将是核裁军领域的奠基石。秘鲁准备以为发展中国家和《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缔约国的身份发挥建设

性的作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创立了第一个无核区，这样在放弃这些武器方面作出了承诺。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地普遍遵守这一条约。

我们对继续进行危险的核武器试验表示深切的关注，因为它们对生态造成破坏。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对全面彻底禁止核试验的倡议获得了成功。

虽然仍在进行解决战后区域性冲突的多边努力，但是，已出现了新的全球性威胁，这要求立即采取集体行动。

本届大会将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列入其议程。除了对这一现象进行坚决的谴责外，还必须在联合国系统内作出更坚决的承诺，划出明确的界限，以使各国摆脱这种活动，不管这种活动是在哪里或是谁进行的。对真实情况的了解导致民主社会，宽恕在他们领土上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对此感到关注和失望。恐怖分子和暴徒恬不知耻的以他们天天在违反的人权为名义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在秘鲁，这种疯狂的暴力已经夺取了几千人的生命，包括国际专家和合作项目的专家，他们是我们国家同贫穷作斗争的忠实使者。

四十二年以前，在第一届联大期间，秘鲁要求国际社会采取一致行动同贩毒作斗争。根据这一远见，我们今天重申这一要求。我们不需要强调这一祸害对人类产生的危险。我们无需夸张就能说，下一次的世界大战将是反毒品及其对健康的毁灭性后果和其伤风败俗的影响的战争。

我们的青年人应当把我们的价值观保持下去，但他们在这一社会灾祸中却首当其冲。我们国家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要求所有人在消除这一灾祸的斗争中负起责任。

秘鲁人不会逃避我们的责任。虽然我们面临着经济危机，但我们仍把宝贵资源的很大一部分用来同贩运毒品活动作斗争。

然而，为了同贩运毒品活动作斗争，人们必须明白这场斗争是由一些相互依赖的阶段组成的过程，首先始于可可叶作物的种植。很久以来，我们的农民便在一种有限的规模上并为合法目的从事这一农业活动。今天，这一活动已具有一种经济

意义，关系到成千上万农民的生存。如果我们禁止他们从事这一活动，我们便会造成饥饿和抗议等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导致动荡和把非法作物搬到新地方。因此，必须找出真正的解决办法，考虑到政治和社会乃至环境问题。

我们不赞成建立在连根铲除基础上的解决办法，而赞成作物替代办法，原因即在于此，这种作物替代办法应当考虑到国际商品优惠待遇协定，和改善我们的运输基础设施，以推动此类商品以竞争价格进入市场。

恐怖主义和非法毒品贩运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后者在财政上支援前者，换取匪帮式的保护，这在目前已经成为一种惯例。这种联系导致了最恶劣的个人犯罪活动。一些人声称是所谓优越制度的捍卫者，他们的道德标准被抛弃，平等、社会正义和自由的原则被抛弃；秘鲁人民的人权也遭到那些串通参与这一罪恶活动的人的不断侵犯。

管制用作麻醉品制造的化学投入物的贸易，没收贩运毒品获得的财产和金钱，进行合作以反对从毒品贩运中牟取暴利，与此同时，立即实行一种制度，增加取代非法毒品作物的商品进入市场的机会并提高其价格，这将并且应当对反对非法贩运麻醉药物和精神治疗物质国际公约起到补充作用，从而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希望。

迄今所提出的最大胆的建议，看来将导致我刚才谈到的这一全球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些建议是，将部分债务转用于反对毒品贩运，依法没收所有可可叶生产，以及使麻醉品消费合法化。这些建议尚未得到深入考虑，但重要的是，它们已经促使生产国和消费国不再相互指责，转而进行积极的对话，虽然在对话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观点和目标，但人们毕竟就一个更高的目标达成了一致，这个目标就是要结束这一场灾祸。

准备作出的决定应取得与这一进程有关的国家首脑的同意。布什总统在九月五日发表的讲话中，发出了邀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秘鲁以及前线国家接受了这一邀请，正在积极努力协调有关议程和方案。但在消费国一方，是否应当只限于美国的参加？我们是否还应包括那些可能产生这一需求的国家？

我们知道，当毒品贩子发现难于进入某些市场时，他们会立即转而寻找其他市场。在对话中排除可能成为潜在市场的其他国家的首脑之所以是有害的，原因即在于此。

今天，全球关切环境恶化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当务之急。秘鲁重申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以及这些资源的合理使用拥有的主权。然而，我们认为还必须强调，需要维护发展的权利，作为集体福利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加强国际合作，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新的有益于发展的技术。

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即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合作关系，以抵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逃避的这些灾祸的影响，因为它们已经构成了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跨国现象。这包括恐怖主义、非法毒品贩运、环境恶化以及表现为饥馑、绝对贫困、外部债务问题和人口爆炸等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紊乱。

虽然超级大国的对话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在类似一个缺乏抵抗机制和反应能力的人体的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出现的危机中，我们仍然感到没有思想准备。因此，我们必须调动多边主义的全部潜力。

各种政治问题日趋明朗，对照之下，国际经济关系中仍然不乏目光短浅的表现，以及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结构的固有矛盾，这使发展遇到了重重困难。因此，国际政治舞台的进展应当逐步导致克服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结构中的缺陷，在此过程中，应当采取一种相互关联的方针，考虑到货币、贸易和财政问题。为此目的，发展中国家重申了我们的承诺，即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国际经济制度的调整。

面对绝对贫困的扩大、在实现各项指标方面的失败、资金的倒流以及单方面和歧视性地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等等现象，要想使各项战略不致成为笑柄，必须集体和民主地处理全球相互依赖关系。

我们日益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人类是一个整体，

共同面对着全球的现实。在不损害民族特征的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必须积极和灵活地采取行动，达成谅解和妥协，共同努力，把全部精力用于建设一个更为人道和更为公正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将只存在和平与社会正义。

下午1点30分散会。